

◎ 陈晓东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我的藏族兄弟

走出白狼古地的嘉样堪布



◎ 陈晓东 著

# 我的藏族兄弟

《我的藏族兄弟》

——走出白狼古地的嘉祥堪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藏族兄弟：走出白狼古地的嘉样堪布 / 陈晓东著 . --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452-1215-0

I . ①我… II . ①陈…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0068 号

出 品 人 张仲煜

责 任 编辑 安志萍

封 面 设计 王建军

版 式 设计 颜 英

技 术 编辑 李 荀

书 名 我的藏族兄弟——走出白狼古地的嘉样堪布

著 者 陈晓东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 绣 书 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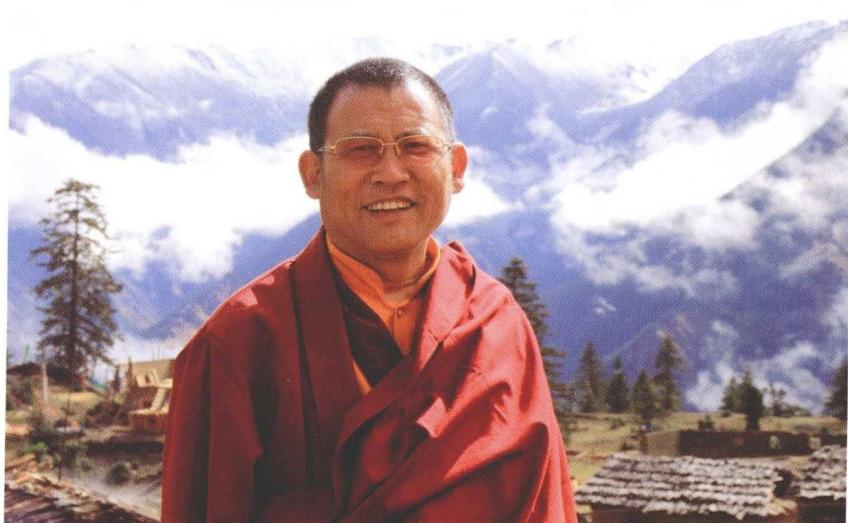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52-1215-0/J.791

定 价 38.00 元

印装单位联系 021-65410805



措卡湖美景



嘉样堪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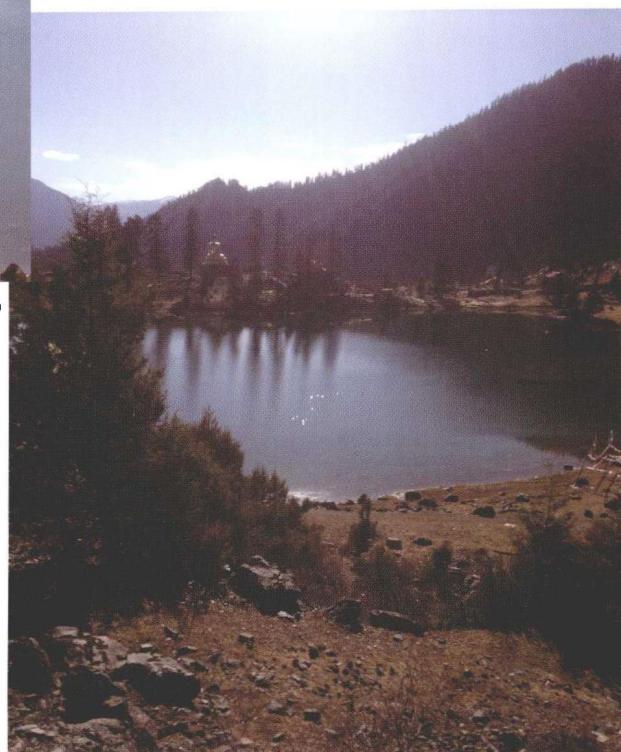
措卡湖游鱼如织



今日白狼古地



措卡湖闪光照片（局部）



措卡湖闪光照片



措卡希望小学



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在玉树灾区接受凤凰卫视采访



慈爱基金在京启动

# 目 录

引子	//001
一 恍若来到人间仙境	//004
二 躰脾气的藏族小女孩	//010
三 贫困孤儿有了自己的家	//013
四 措卡湖畔，奇兆连连	//021
五 噶举派和“大宝法王”	//028
六 曾是莲师修行地	//043
七 玛哈嘎拉大护法	//052
八 痛苦的幸运儿	//060
九 舞勺之年静修郎	//065
十 最揪心的记忆	//070
十一 头一次穿上僧衣	//073
十二 红原得到稀有教授	//076
十三 投入如意宝怀抱	//081
十四 新龙法会天降舍利	//090
十五 由九华走向内地	//096
十六 十八吨缅甸玉佛	//103

十七 破瓦开顶轰动深圳	//108
十八 十七世大宝法王的嘱托	//120
十九 梅州祈雨救苍生	//128
二十 一个炊事员的感受	//134
廿一 火供镇SARS	//141
廿二 小扎巴成了硕士诗人	//145
廿三 顽劣小子成了“大师兄”	//151
廿四 双学士成为左右手	//163
廿五 永记如意宝教诲	//173
廿六 从汶川到玉树	//181
廿七 局外人看堪布	//190
廿八 措卡湖畔小喇嘛	//195
廿九 开启实修之门	//202
三十 尾声	//206
附录：浊世梵音	//208

## 引子

是不是要写这么一本书，其实费时颇久。之前，北京一位施先生跟我说起，他拜了一位嘉样堪布，人不错，为藏区教育和慈善事业做了许多工作，问我能不能有空为这个上师写点东西。施先生那时“海归”未久，好像有点背景，被安排在国务院某部门工作，对扶贫济困的事挺热心，还挂了个全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什么头衔。因我一个五台山朋友搞的盘古山项目，一度请施入伙，大家在一起吃过几顿饭，议过几次事（这个项目最后没搞成，有点可惜），也可算是不深不浅的熟人了，对施的这个请求，自然不能不给点面子。不过，我那时并不认识嘉样堪布，再说这些年我多次进藏，见过的活佛、喇嘛、堪布不算太少，更别提近年还有那么些名头不小但未必名实相符的活佛、喇嘛乃至什么法王在内地到处跑，所以当时没把这位并不认识的堪布特别放在心上。我答应施，等以后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去见见。

后来，这位堪布的一位汉族弟子顿珠法师来上海，跟我在延安中路上一家茶楼见了面。顿珠说，像嘉样堪布这样真正大慈大悲弘法利生的人，当今真的不多，不过这位上师劳累过度、身体不好，医院最近的一份检查报告很令弟子们担心，能及时出一本介绍其弘法功德的书，是众弟子一个共同的心愿。顿珠说，他是看着我写的《宁玛的红辉》长大的，他立志去五明佛学院出家也很受这本书影响，他真心希望我作为《宁玛的红辉》的作者，也能为他师父写点东西。大概人都是喜欢听点好话的吧，有读者喜欢你写的书，尤其是一部曾遭遇坎坷的作品，对作者来说无疑是



最大的鼓励和安慰了。我告诉顿珠，自己手头正在写一本新书，等完工后，一定会去拜访他的师父。我叫他别为堪布的身体过于担忧，今后的路还长着呐！

去年<sup>①</sup>八九月份，顿珠告诉我，国庆长假期间，嘉样堪布将在高原之城理塘举行一个大型牦牛放生活动，许多弟子都去，问我能不能一起去那里看看？其时，我写的那本新书（那是一部个人长篇回忆录）已经完稿，香港一家杂志开始连载，出版也正在联系中，我感觉难得的轻松，于是很爽快地答应顿珠：行！

就这样，去了理塘，又去了堪布所在的新龙措卡寺，感觉很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又去那里住了一段时候，觉得措卡确非寻常之地，那里的护法神玛哈嘎拉尤为灵验。也许冥冥之中，我跟措卡和堪布的因缘还真的有点不一般呢。就这样，我最终为读者带来了《我的藏族兄弟——走出白狼古地的嘉样堪布》这么一本带点现代神话色彩的新书，当然啰，希望你们可别把真实不虚的事实当神话来读噢！

---

注释：

①这本书稿除最后两章，主要写于二〇一一年，故书中所说的“今年”，系指二〇一一年，“去年”则指二〇一〇年。

## 一 恍若来到人间仙境

我头一眼见到措卡湖，便被她惊人的美丽给镇住了。

去措卡前，先是在成都和顿珠碰了头，一位人称“大师兄”的小伙替我在一辆瑞丰车上找了个座，跟堪布的数十位弟子一起到理塘参加放生活动。放生前堪布先做开示，为大家讲讲放生的意义和功德，由一位年轻的加措活佛做翻译。在两三天时间里，有三百头牦牛和三百头羊被从理塘屠宰场的屠杀机器下解救出来。目睹侥幸逃生的牦牛在屠宰场旁草地上惊魂未定的样子，我既为这些可怜的食草动物大难不死感到庆幸，更为每天仍有那么多无辜生灵为满足人的口腹之欲遭受杀戮而悲愤不已。

跟素未谋面的嘉样堪布也算是单独见了面，因他太忙，始终有一大帮弟子围着他，跟他没说上几句话。好像顿珠没把他邀请我的来意告诉堪布，我想这样更好，我并没答应他什么，来这里看看再说。

看到这位身着红色僧服、脸膛方正黝黑、戴着副无框细脚镜的藏族出家人，把正牵着牦牛往屠宰场里走的牧民拦下来，为买下一头牦牛跟牛主人使着劲儿讨价还价，还听说这些年来他每年都要放生一百来头牦牛，其所在新龙县受此感化，已不大有人活杀牦牛当街叫卖。我这人自幼“偏食”严重，从小不食鱼虾牛羊等腥膻之物，到后来完全食素亦有多年。这回是第二次来理塘，得以结识这么一位不吝钱财一次把数百头牛羊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的大善人，无形中就对他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车队到达嘉样堪布所在的新龙措卡寺已是夜晚十一点，天下着



理塘放生牦牛现场



侃价买下牦牛

细雨，四周黑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那晚正好停电，柴油发电机嘭嘭嘭响起来，打破了高原之夜的沉寂。数十人横七竖八躺在三楼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好客的主人已经尽到最大努力，提前将大堂打扫干净，还为每个来人都提供了厚实的垫被和被子，好些被子看上去很新，像是没用过。来者几乎都是堪布的弟子，有的已来过数次，对这样的安排，他们显然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顿珠一到措卡寺就显出东道主的架势来，他指着房间东南角唯一的一张木板床对我说：“您是我们中间的长者，这张床理应由您来睡。”

说实话，年华易逝催人老，十几年来，我先后十几次进藏，尽管体力上尚没出现“老冉冉其将至兮”的迹象，但从年龄上说，也确乎比堪布的这些弟子要大上一两轮，姑且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从窗口望出去，一个美丽无比的湖泊呈现在眼前。湖泊置于群山环抱中，朝阳被山峦挡着尚未探出脸，但天上的云彩已被旭日染成片片金黄，碧绿的湖面，倒映着天空、云彩、树影，色彩斑斓，幻影憧憧。我想不到这儿的景色会如此美丽，顾不上盥洗，挎起相机，就下楼跑了出去。

这儿海拔约三千七八百米，山坡上松树成林，灌木成片，清晨的空气，像被洗过一般，清新极了，深深地吸几口，慢慢地呼出，将你宿夜的余垢从每个毛孔里排得干干净净。我绕湖走了大半圈，眼前美轮美奂的湖光山色，令人觉得心旷神怡、美不胜言，恍若来到了一个人间仙境。

我想起了前些年曾去过的四川稻城和云南中甸，那两个竞相标榜自己是“中国香格里拉”的旅游胜地，应该说风景都不错，尤其是稻城亚丁白雪皑皑的三神山，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不过，若是拿眼前措卡湖的人间仙境跟那两个“香格里拉”比美，堪称三足鼎立，各有千秋，难分仲伯。而在某种程度上，措卡湖尽管面积不大，却更显秀丽玲珑，透溢出一股慑服人心的内在魅力，正是这

种富于内涵的美，较前者或许更胜一筹。

当我站在措卡湖边的时候，心头还涌出一股说不出的亲切感，依依稀稀，如幻如真，仿佛有一种漂泊多年的游子，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感觉。

只是可惜，高原上这么一块如此美丽俊秀的风华宝地，因名气不大，路又不好走，真有机会来过这里的，除了嘉样堪布的弟子们，大概也没几个人。脑海里不由自主冒出白居易“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么一句诗来。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世人未识深山老林中的措卡湖，确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很快又觉得，拿《长恨歌》中的杨贵妃来比之今日措卡湖，并不贴切，杨贵妃再美丽，“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只是讨得唐玄宗一人欢心而已，而如此美丽俊秀的措卡湖，理应是属于全人类的，总有一天，她不再被埋没，到那时，定该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了吧！

湖里密集如织的鱼群正追逐着人影游嬉戏耍，千百年来，它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块平静的水域里，从不担心会不会哪一天被人捕捞上来煮了吃掉。而就在从成都到理塘的318国道上，过了雅安以后，每过一个大小集镇，诸如“重庆周鱼庄”、“高原鲶鱼”、“水煮鲶鱼”的店招就随处可见，让至今仍不食鱼的藏民也徒唤奈何。世事变迁，人心不古，好在像措卡湖这样千年不朽的圣地，因地处高寒，不通公路，至今还没有被人类的贪欲给玷污了。

那几天，在措卡寺重建的玛哈嘎拉护法殿里，僧人们正在为重修的玛哈嘎拉像进行装藏。大殿里摆满装藏物，有成捆的经卷、咒语，有金银等贵金属，有珍珠玛瑙等多种珍宝，还有粮食、药材、茶叶、香等等。听说最珍贵的，还要装入佛舍利以代表佛宝的缘起。大型佛像装藏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一般要持续相当时日。进入大殿的人都要戴一个口罩，以避免呼出的浊气玷污了殿堂里的佛像。听伙房做饭的达瓦老人说，装藏期间，全体僧人吃素一个月，



措卡寺标志

以保证身口洁净。

我曾前后两次进入玛哈嘎拉护法殿，拍了六七张僧众为佛像装藏的照片，本来也只是留作资料备用。令人惊异的是，前后两次，相隔数日，每张照片上，都拍摄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圆形光团。在电脑上放大了看，那些光团多呈环状，有一定立体感，仿佛漂浮在空中的车轮。圆团亮度不一，有的亮得耀眼，有的比较柔和，有些光团里隐约还可见到某种图案。我端着相机把数码照片拿给堪布和僧人们看，他们啧啧连声：“怎么你拍的照片上能拍到那么多宝贝来！”有的人看了照片说：“这光团里面显现的是某种坛城呀。”也有人说：“这不就是象征佛法常转不息的法轮么。”还有较为敏感的人盯着这些光团看，能感受到某种特别的能量加持。

对这一现象，我也不敢随意瞎说。这些年来，我曾有幸拍到法王如意宝虹光显现、梦参老和尚金色彩虹等一些比较特别的照片，有时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个人的一点特殊因缘，上天对我格外眷顾？我这些年来某些比较奇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可让世上某